

NATIONAL  
GEOGRAPHIC

# 爱 lo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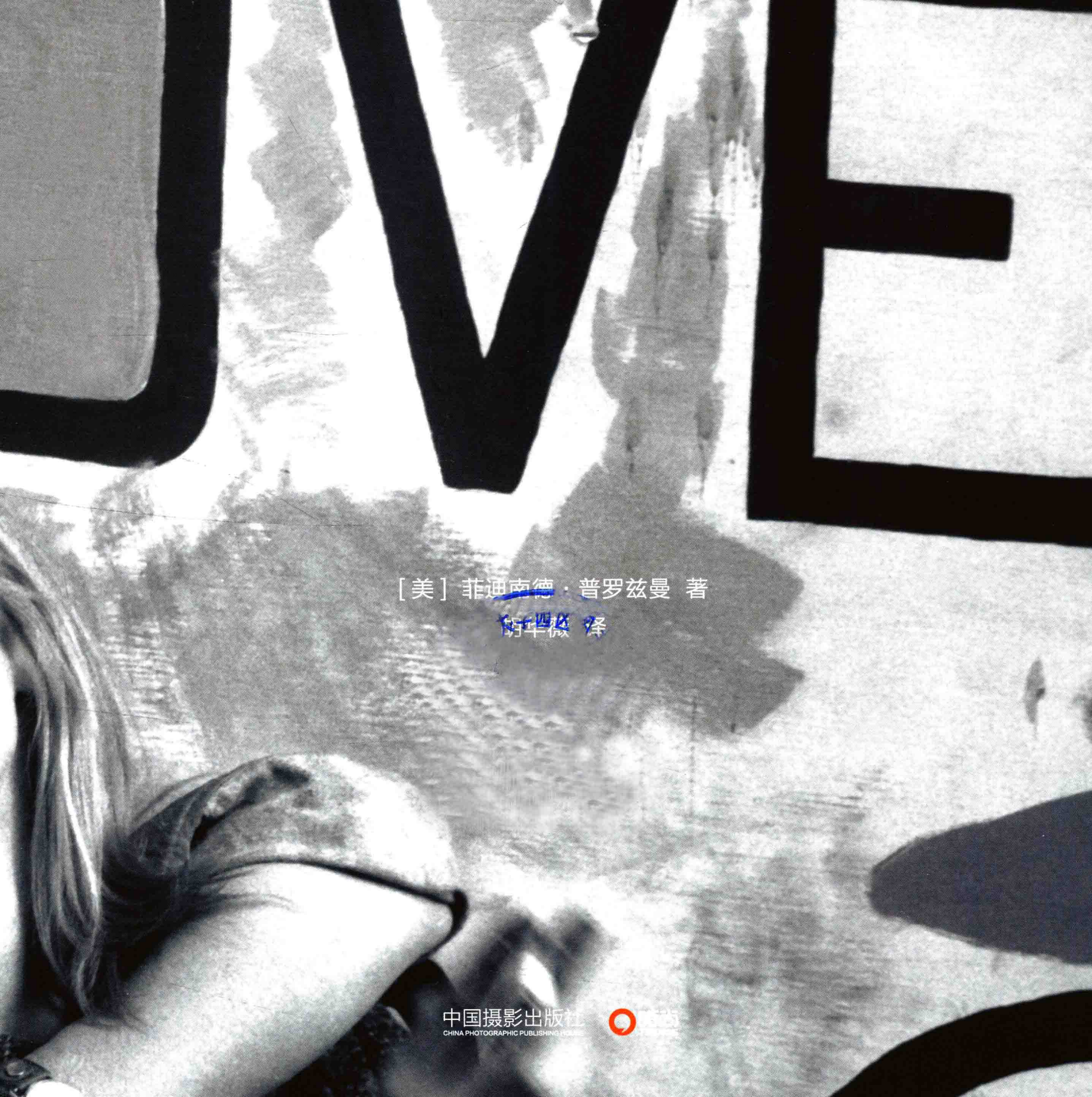
摄影大师镜头里爱的故事

著 [美] 菲迪南德·普罗兹曼  
译 胡华薇

时尚  
TRENDS

中国摄影出版社





[美] 菲迪南德·普罗兹曼 著

胡华薇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 爱

菲迪南德·普罗兹曼

国家地理学会出品

约翰·M. 费伊，初级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吉尔伯特·M. 格罗夫纳，董事会主席  
妮娜·D. 霍夫曼，执行副总裁；  
图书出版集团总裁

## 图书部编制

凯文·马尔罗伊，高级副总裁和出版人  
利亚·本德维尔瓦尔，摄影出版和插图总监  
玛丽安娜·R. 科索若斯，设计总监  
芭芭拉·布劳内尔·格罗根，责任编辑  
伊丽莎白·纽豪斯，旅行出版总监  
卡尔·梅勒，地图总监

## 本书工作人员

利亚·本德维尔瓦尔和奥利维尔·皮卡德，编辑  
奥利维尔·皮卡德，插图编辑  
梅丽萨·法瑞斯，美术总监  
丽贝卡·莱斯卡兹，文字编辑  
克里斯汀·哈内曼，特约插图编辑  
麦克·霍伦斯坦，生产经理  
杰里米·费尔森，实习生

珍妮弗·A. 桑顿，总编辑  
加里·科尔伯特，生产总监  
梅瑞迪斯·C. 威尔考克斯，行政总监，负责插图

## 生产和质量管理

克里斯多夫·A. 莱德，财务总监  
菲利普·L. 施洛瑟，副总裁  
约翰·T. 邓恩，技术总监  
克里斯·布朗，总监  
玛丽克莱尔·特雷西，经理  
妮可·艾略特，经理

国家地理学会创立于188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非盈利性科学与教育组织之一。通过其每月发行的官方期刊国家地理和其他四本杂志、国家地理频道、电视纪录片、广播节目、电影、书籍、视频和DVD光盘、地图以及互动式媒体，国家地理学会在全世界的受众超过了285000000人。国家地理已经赞助了超过8000项科学研究项目并为普及地理知识的教育项目提供支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 / (美) 普罗兹曼 (Protzman, F.) 著; 胡华薇译.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4.1  
书名原文: Love  
ISBN 978-7-80236-990-0

I. ①爱… II. ①普… ②胡… III. ①摄影集—美国—现代 IV. ①J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6320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13-6619号

Copyright © 2008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contents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is prohibited.

## 爱

作者: [美] 菲迪南德·普罗兹曼

译者: 胡华薇

策划引进: 北京时尚博闻图书有限公司

网址: <http://book.trends.com.cn>

责任编辑: 李亚坤 常爱平

特约编辑: 陈晓华

封面设计: 刘铮

出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48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com](http://www.cpph.com)

邮箱: [distribution@cpph.com](mailto:distribution@cpph.com)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2开

纸张规格: 787mm × 1092mm

印张: 20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236-990-0

定价: 1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引言

爱是人类存在的动力，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不断繁衍的根源，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种族以及每一种宗教的共同特征。在人类生活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爱的存在。政治家也许能够统治国家，然而，爱才是真正控制每个人的力量。无论我们是否同意，爱用它巨大的能量，带来善良和欢乐，邪恶与悲伤，有时介于几种情绪当中，有时是所有情绪的集合。从我们出生之前，直到我们死亡，爱一直伴随着我们。令人感到高兴的是爱从不缺席，它出现时总能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爱的原始力量使得它成为艺术表现形式中最常见的主题。在几乎所有能够想象到的表达方式中，爱，都被无限地颂扬着、审视着、探索着，同时也被哀叹着。然而，这一主题历久弥新，因为爱不仅是普遍的，更是迷人的、没有固定形式的。尽管它是全人类共有的情感，尽管无数的词汇、图画和音乐都倾心地描绘过它，但没有一个人真正完全懂得爱究竟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体在经历着爱，因为它是如此个人的、主观的感受，因为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爱着很多事物——上帝、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自己、我们的宠物、我们的财富，以及我们的快乐。所以无法为爱下一个简洁而全面的定义。现实生活中的爱令人呼吸急促、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与之相比，所有词汇的定义都显得拘谨和不足。没有人会凝视着另一个人的双眼说：“我关心你的幸福，因为你的存在而欣喜，而且渴望你的认同。”我们会说：“我爱你”。

爱集普适性和改变生活的力量为一体，古往今来，这一特性激励着作家、诗人、编剧、词曲作者、学者、哲人、自我激励大师和普罗大众大量创作以它为主题的作品。这一不断增长的名单中包括许多著名人物，例如孔子、卡图卢斯、圣奥古斯丁、威廉·莎士比亚、伊丽莎白·巴莱特·勃朗宁、莱纳·玛利亚·里尔克、斯科特·派克、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以及每一个曾经写过情书、情歌或情诗的普通人。

关于爱，有许多经典的诗句，例如布朗宁为乔治·桑所写的“我有多么爱你？请让我逐一地细数。”电影《爱情故事》里著名的动人台词“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抱歉”“你所需要的就是爱……”，仅仅几个字，就让披头士的音乐在你脑海中响起。对于那些寻求更深层次意义的人来说，从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那里能够找到诸多精辟的爱情语录。古老的中国思想和文学经典《易经》，也对爱提出了独特见解。生活在公元前495年至406年的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写道：“有一个词，能够将我们从生活中所有重担和痛苦中解放出来，这个词就是：爱。”1970年，托尼·莫里森在小说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爱，她将浪漫的爱情视为“人类思想史上最具有破坏力的理念”之一。那个词还会不断出现，我将十分乐意听到人们对此进行辩论。

为那些降临到人生中的最美好或最不幸的事物拍照是极具挑战性的。对于作品被收录进本书中的摄影师来说，如果你问他们，在拍摄这些照片时，是否在刻意拍摄爱，其中一些人可能会回答，他们只是在拍摄生活，

而爱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了进去。而另一些人的确是在有意地描绘爱，不论是在摄影棚里，在大街上，抑或任何他们认为能够寻找到爱的地方。

伟大的法国摄影家罗伯特·杜瓦诺，其作品《巴黎的绿园广场》拍摄于1950年，他曾经写道“日常生活中的奇迹是令人兴奋的，没有一个电影导演能够编排出你在大街上发现的那些出乎意料的场景。”

或许他们可以？杜瓦诺的确做过导演，至少有那么一次。他最为著名的一幅摄影作品《市政厅前的吻》，同样拍摄于1950年，展现一对年轻情侣在巴黎拥挤街道上的激情一吻。这幅作品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并迅速成为代表恋爱之都的浪漫、爱和激情生活的象征。

在巴黎逗留期间，我见过许多相似的场景。杜瓦诺于1994年去世，然而在前一年，他被迫在法庭上承认，他是通过女演员弗朗索瓦丝·博尼特和她当时的男友雅克·加克多的摆拍，重新拍摄了一幅他声称是较早前看到的场景。作为部分酬劳，博尼特得到了一幅摄影原作。2005年4月，她在拍卖会上以大约25万美元将其售出，这一价格在摄影作品拍卖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爱与工作，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是人类生活的两大推动力，而两者的结合，极少能够同时眷顾我们。

在“绿园广场”亲吻的情侣与博尼特和加克多极其相似。从公正的角度看，杜瓦诺并不是按照电影导演的工作方式对这些场景进行了精心安排。路过的人不是临时演员，只是每天都会出现在巴黎街头的普通市民。我不相信是他要求警察与坐在长凳上的妇女交谈，让她伸长脖子看着正在亲吻

的情侣，或者是他让站在另一个长凳上的孩子眺望公园。他只是告诉那对美貌的年轻情人何处亲吻，而其余的场景，则让他所热爱的城市和路人去自由发挥。

无论如何，杜瓦诺的摄影作品颂扬了浪漫的爱，巴黎生活的魔力，以及法兰西独特的生活乐趣。同时，它们也凸显出拍摄以爱为主题的照片是多么困难。爱有很多种，但没有一种是长时间静止不动的，而且它们不会总是在我们想要或者需要它们的时候出现。我们每个人看待爱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人们对于爱和生活的观察都是主观的。我们如何看待爱并作出回应，取决于很多因素——我们是谁，我们有多大年纪，我们身在何处，我们生活的时代，我们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感受。我从杜瓦诺的作品中看到了爱和魔力，而其他入也许只是看到了一座灰色城市中弥漫的欲望。

主观性是所有视觉艺术的一部分。甚至一件艺术作品的创造者自身也不能充分地阐释它的起源或意义。即使他们可以，这也许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一名摄影师可以站在自己作品旁边，大叫：“它说明真爱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一些观众在离去时确信自己看到了爱的精粹。

尽管如此，视觉艺术家们数千年来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来描绘爱。本书收录的摄影作品只是众多西方经典影像的一部分，时间可以回溯数百年直到12世纪的法国。那时候，浪漫爱情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新观念，对它的第一次描绘，出现在为法国贵族宫廷所制的手抄本的插图中。

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西方世界的爱》中，法国学者丹尼斯·德·鲁



治蒙写道，浪漫爱情的观念通过西班牙穆斯林的传播来到法国，其浪漫形象和和行为则来源于波斯摩尼教义和中东苏菲派的华丽辞藻，伊姆路－盖斯（阿拉伯著名诗人）的颂歌集和伊斯兰教创立之前时代晚期其他口述诗人的诗集中对此进行了举例说明。他们充满激情和隐喻的语言及想象力比莎士比亚大约要早一千年。

自12世纪以来，浪漫爱情影响了亿万生命，但是上帝之爱这一主题在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绘画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晚期哥特式风格的圣经故事绘画构图呆板，人物拘谨，大量运用金色，那一时期基督教主题的绘画达到顶峰。例如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收藏的洛伦佐·摩纳哥和科西莫·罗塞利约创作于1420年的《贤士来朝》就突出体现了以上特点。

晚期哥特式风格老套的绘画题材和刻板的构图逐渐让位于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自然主义。人物和背景开始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世俗的对象，例如情侣、伴侣、父母、孩子、宠物以及物品出现在绘画中。爱，与它的亲密伙伴的欲望也不再是艺术主题中的禁忌。这些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

事实证明，摄影技术的发明是爱的绘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照片呈现出一种更为全面的写实效果，同时其制作成本相对低廉。曾经只有富人才能负担的肖像画，成为了大众消费品。很快，全世界的人们都开始使用照相机，拍摄廉价的、便携的照片，题材通常是他们所爱的人、地方或者事物。

这些照片改变了我们将家庭之爱形象化的方式。通过照片，我们能够窥见先人的面容，了解他们的时代和生活。得益于路易斯达盖尔和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的发明，我的儿子才能知道他的曾曾曾祖母和传下来的几代人是什么模样。他曾经见过他的曾祖母私奔后坐在一艘汽船的甲板上，容光焕发，如同一幅黑白照片里的蒙娜丽莎。他曾经见过当时还是新婚夫妇的祖父母的照片，以及父母在结婚典礼上的照片。

但是，它们真的是展现爱的照片吗？想一想每年世界各地拍摄的婚礼照片吧。两个人发誓相爱一生，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直接的表现爱的方式呢？再想想许多国家的离婚率。一半的婚姻无法维持的事实难道竟意味着婚礼照片没有表现出爱吗？如果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爱究竟是什么，又怎么能够把它拍摄下来呢？

每个人都必须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我相信，我们可以而且我们也确实在拍摄爱的照片。同很多人一样，我对爱的些微了解主要来自于个人经历。当我感受到爱时我知道爱就在那里。我知道谁爱我，我爱谁，爱什么，以及为什么爱。我知道，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爱，或者我认为是爱的情感赐予我阳光，而其他时候，爱将我变成一个沉浸在痛苦之中的单细胞生物。一路走来，我总是能够从家庭和那里感受到爱。即使爱是无形的或者看不见的，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就像一幅隐藏在钱夹里的爱人的照片。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照片上的家人和朋友也许会逝去、离开，抑或变得疏远，但在照相机释放快门的一瞬间，一种爱被收藏起来。这样的爱或许不能持久，但它曾经存在过。

当然，爱有很多种。性爱、父母之爱、子女对长辈的爱、国家之爱、思想之爱、生活之爱，能叫得上来的爱只是爱中很少的一部分。不同的文化对爱的见解也不同。例如，在某些文化中，浪漫爱情被视为婚姻的基本元素和前提。而在其他一些文化中，爱情与婚姻的关联则是微乎其微的。

在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维加、威廉·埃格尔斯顿、艾里奥特·厄文特、马丁·帕尔、玛丽·艾伦·马克、约瑟夫·寇德卡、萨姆·阿贝尔、威廉·艾伯特·阿拉德、纪尧姆·赫尔鲍特、克劳丁·杜蕊、戴维·艾伦·哈维和其他摄影师的精选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爱。他们的作品不是情人卡或祝福卡。在其中一些作品里，人们需要努力地去寻找爱的踪迹。这种寻找对于某些观众来说或许是充满挫败感且毫无收获的。因为在寻找爱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每一次都能够获得成功。一个人在一张照片里看到或感受到了爱，而其他人也许一无所获。生活就是如此。抛开了这些区别，存在、爱和艺术都将无比乏味。

但是，在许多照片里都能够轻易地发现爱的存在。我们看到爱所带来的神魂颠倒和激情四射的能量。我们看到人们在婚姻中彼此结合，例如托马斯·托马谢夫斯基在罗马尼亚拍摄的正在举行婚礼的年轻的桑戈夫妇。在其他照片中，我们看到爱的仪式、宣誓、搔首弄姿、希望、恐惧、嫉妒、分离、重逢，还有在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作《费格斯与祭祀》中描述的“隐没的深重的悲伤之网”。

全世界都在拍摄照片。虽然一些影像来自于摄影技术早期，但多数是

在 21 世纪早期拍摄的，包括一些用以说明爱的照片未来可能呈现何种面貌的作品。为完成拍摄任务或追随他们的缪斯，摄影师将镜头转向了他们的家庭和朋友，斯洛伐克的吉普赛婚礼、西加拿大的牧场工人，以及那些在田纳西州孟斐斯的酒吧里、在东京的地铁站里和在巴黎塞纳河公园里的情侣们。爱是生活中难以回避、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因此摄影师拍摄下了他们所见的那些表现出爱的事物。

“表现”是关键词。在照片和爱情里，事物并不总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模样。看起来十分坚定、快乐和满足的夫妻，有可能突然之间不知为何分道扬镳。今时今日，照片在电脑里能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正如杜瓦诺示范的那样，远在修图软件发明之前，爱的照片就能够被巧妙地篡改了。

这些照片并不是要讲述爱的全部故事。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做到这一点。爱是如此充满生气、如此广阔、如此鲜活。现实生活里感情、理智、直觉，以及事件的跌宕起伏给爱打上了标记，而照片把这一切都凝固下来。但这些照片的确让我们认真地，同时也自如地审视自我。从这些爱的故事片断中，浮现出更宏大的画面。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杜瓦诺的作品，关于特定的画面，我们能够掌握很多信息。其中一些是由摄影师提供的，虽然在杜瓦诺的例子中，这些信息是被制造的。另一些信息则是来自观众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以从画面上辨认出拍摄地点，如巴黎或纽约，或看到人们在做我们曾经做过的事。而在另一些情形下，我们对照片几乎一无所知，摄影师，例如艾里奥特·厄文特，刻意地只提供最少的信息，从而使观众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影像上。

我相信，对于我和大多数人，那意味着通过摄影师提供的影像，通过所见所思所经历，想象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一直注视着，直到双眼酸痛。我问自己，画面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例如厄文特在西伯利亚拍摄的一场婚宴，新娘和新郎紧紧依偎着坐在一起，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守在两侧，可能是他们的见证人。虽然照片拍摄于1967年，他们的服装和发型却呈现出一种巴迪·霍利式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摇滚乐风格。新婚夫妇凝视着那个男子，仿佛他刚刚说了什么让人震惊的话。他们的女性朋友俯视着，表现得有些绝望。伴郎的脸上挂着一种自我满足式的傻笑。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这张照片流露出的紧张和异常令人担忧，即使这是前苏联时代的西伯利亚，我也能够听见巴迪在唱着“也许，宝贝……”，这就是新婚夫妇开启共同生活的方式吗？这就是爱指引人们所到之处吗？那个男子究竟扔下了一颗什么炸弹呢？

简而言之，我创作了一个故事，一段小说，把对照片的观感解释给自己听。厄文特或其他人是否喜欢我的故事都无关紧要。它来源于我的故事与我在照片里所见场景的交集。我所了解的仅仅是一个瞬间，没有下文，照片里的人都还在西伯利亚，幸福地生活在爱情里。然而我只能带着我的所见所感独自离去。“祸患”用俄语应该怎么说呢？

光影是生活、爱和摄影的基石。太阳发射的稳定的大量微小光点让尘世生活和摄影成为可能，我们称其为光子。它们启动了生命的伟大链条，而性爱与母爱推动生命继续前进。视觉是这两种爱的关键元素。婴儿看到的第一张面孔是赐予他（她）生命并养育他（她）的母亲。“一见钟情”，是一种非常合乎情理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自己认为美丽的事物所

吸引，美丽就像爱，是一种见仁见智的观点，是旁观者眼中的或只有自己亲眼所见时才会明白的东西。正如摄影师恩斯特·哈斯曾经写道，“照片是对印象的一种表达，倘若我们的生活里没有美丽，我们又如何能发现它？”这种视觉上的吸引使我们区别于那些依靠气味来寻找爱的生物。而且，盲人也经历爱，他们也同样能够拍摄照片。

世界和我们的经历在爱和摄影的概念中被缩小，它有时是简短的，从而制造出另一个现实，一个瞬间。当爱在当下，并且仍然美好的时候，这些时刻令人欣喜若狂。当爱不在了，当我们失去了爱，随之而来的伤感难以言喻。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时刻：一对母子面对面微笑着；俩兄弟撞胸庆祝；一个家庭站在刚刚掩埋了亲人的坟墓边；新郎和新娘站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两个情人缠绵在一起。这些不是卡蒂埃-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决定性瞬间是一件事发生了而摄影师决定按下快门的时刻。这是爱从人群中浮现，露出面容的瞬间。

不论是在曼哈顿的夜总会里，抑或是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四月春雨中，对于压抑着激情的男女来说，当他们在公众场合亲吻时，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亲吻，不一定是某些事的序曲。它就是它本身，是两个人共享着一种感觉、一个地方和一个时刻，两唇相交，如同魔法一般，让时间在他们所拥有的宇宙之中停顿下来，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被人拍照。这样的时刻总是会出现，在各个地方，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能遇到。偶然间，我们环顾四周，就会看见他们，看见一幅充满爱的大画面，而我们能够拍摄下来的不过是一张张小照片。



引言 | 19

1 | 昨天 | 25

2 | 在公共场合 | 55

3 | 在私人空间 | 151

4 | 明天 | 209

感言 | 233

摄影师 | 234

对页：威廉·埃格尔斯顿 | 美国 | 无题；1 巴贝特·海恩斯 | 美国 | 快拍；

2-3 伯特·哲林恩 | 芝加哥，伊利诺伊州，1968 | 会议厅外的抗议者；4-5 阿莱克斯·韦伯 | 巴西，1993；6-7 马丁·帕尔 | 佛罗里达，1997；

8-9 汤姆·斯托达特 | 阿尔巴尼亚，1999 | 科索沃的家庭团聚；10-11 马丁·帕尔 | 哈瓦那，古巴，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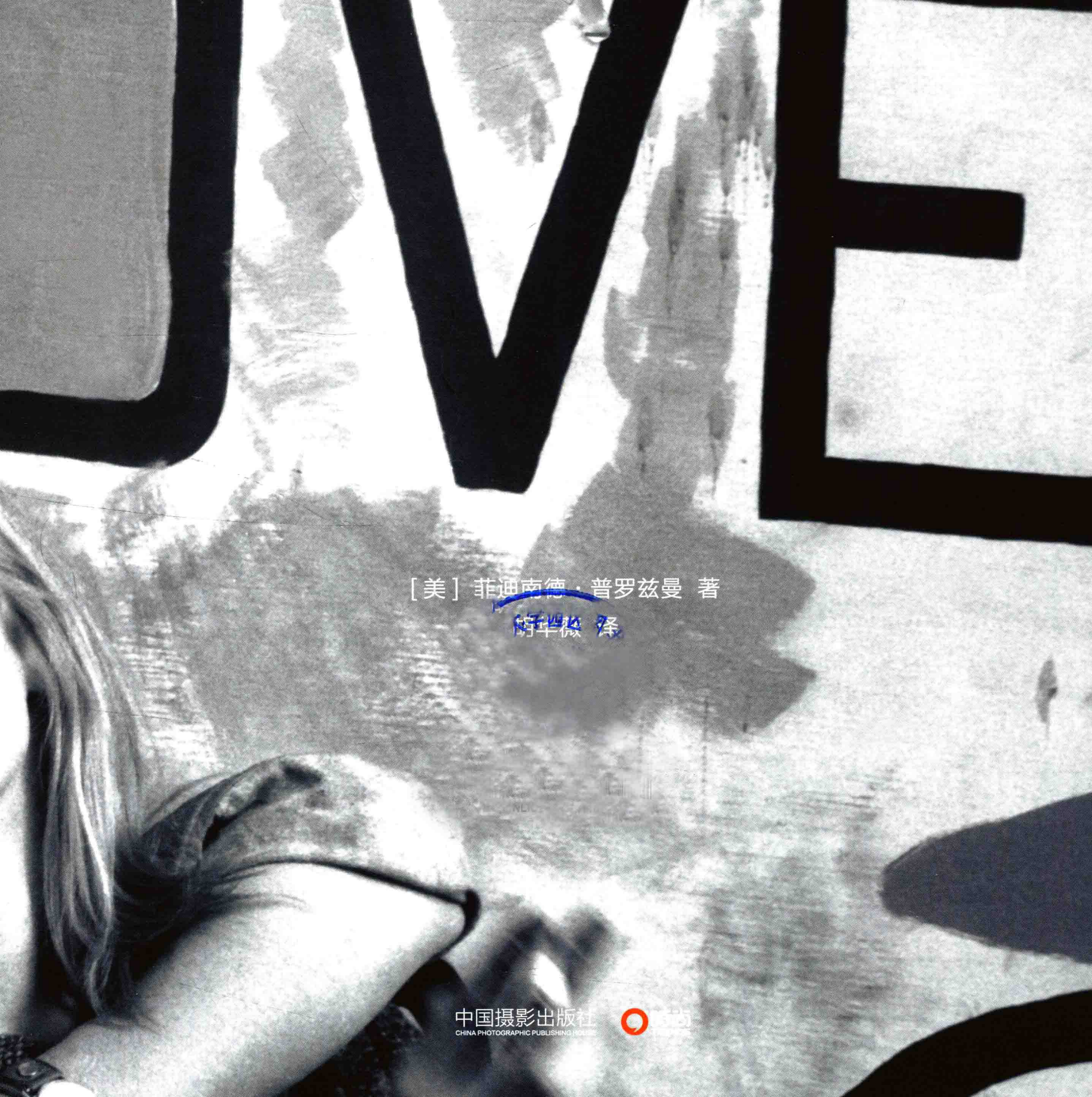
12-13 罗伯特·杜瓦斯诺 | 巴黎，法国，1950 | 伯特格兰特公园；14-15 托马斯·托马谢夫斯基 | 罗马尼亚 | 婚礼当天的夫妇











[美] 菲迪南德·普罗兹曼 著

舒华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